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 皇帝書

論治道二首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臣以庸材備真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  
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万一輒伏私念東  
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  
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併竭則壘取  
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 陛下



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人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楛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与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登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万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伏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其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乞奏禁止利國監鐵



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兵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疆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臣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於官有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

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木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北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



富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  
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  
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  
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  
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  
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  
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  
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  
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寒亦去  
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  
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  
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  
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  
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  
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  
輕者乎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  
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  
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  
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  
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  
外處置疆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  
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



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  
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  
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  
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  
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  
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  
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  
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  
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  
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  
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  
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  
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  
吏考行察廉以次迂補或主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  
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進於  
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廉吏由  
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列選校以  
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  
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  
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  
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  
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  
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  
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  
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  
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



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嘉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道德

蘇軾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洽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



如赤子戕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獨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工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下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中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

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



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相靈之君  
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  
祖約法三章蕭何而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  
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方六千三百七  
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  
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  
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  
孰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難續塞聰耳目所及尚  
不能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事務鉤  
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赦過不暇夫詳於小必  
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踈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

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  
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  
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  
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  
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監鐵酒茗之禁稱貸  
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  
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  
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  
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  
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  
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  
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



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采三百石斛羗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羗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以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立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

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患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方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成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



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擅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不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足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又與中國敵手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迹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郾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挾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章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



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  
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  
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  
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  
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  
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  
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  
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  
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  
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  
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  
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  
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  
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  
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  
畏事爲無事者臣切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  
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  
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理骨之請人人知其  
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  
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  
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待從之中受恩至深其  
於委曲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  
悚待罪之至



臣謹按漢武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常從  
在屬車間時揚雄侍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慮妃言婦女不當與齊  
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  
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  
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  
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切見 二聖崇  
奉大祀嚴恭寅畏變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齊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  
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  
合干勾當人施行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宋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轍

轍

上皇帝書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  
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  
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  
愚力排群言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  
爲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  
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  
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  
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  
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



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出未有不自上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復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

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



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  
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  
奪其巖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  
橫山之民馱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以以兵此非  
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  
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才且泰然不以爲憂  
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  
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 陛下得其地而不款  
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  
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 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  
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  
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  
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

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  
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增轉漕  
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  
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  
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  
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爲國者不  
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  
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  
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  
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險而馬不  
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  
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  
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



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索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士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慙慙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



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



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敏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然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 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 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 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更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然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



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拍其生業奔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得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士之不明亦可知矣故

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去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行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茲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



華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嘗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 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關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



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討其利害夫關市之

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了之病平居不忍奔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士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



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  
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  
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陛下  
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  
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上去之  
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  
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  
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  
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 太祖  
太宗敷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  
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 五聖而太平百年  
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  
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

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  
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  
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  
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  
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  
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  
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  
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傾區區之用此有司  
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  
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  
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  
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  
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



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义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

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嫌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全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如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



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  
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  
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  
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  
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  
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  
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  
施不賢者居諸隘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  
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白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  
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跡屬王者降  
為公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  
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

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  
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入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  
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  
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  
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  
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  
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  
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  
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  
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  
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  
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  
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



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令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治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以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以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



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眾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宋文鑑卷第五十六

宋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論人材

劉摯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



流播德宗覺悟遂祀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  
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  
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  
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  
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  
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  
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  
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  
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  
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  
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  
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  
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  
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  
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  
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  
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  
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  
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  
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  
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  
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  
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  
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  
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  
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



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  
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  
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  
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  
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  
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  
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芦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  
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  
收刈所得率皆批裨兩中收獲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  
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  
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  
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爲  
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羽翼之恩  
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  
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  
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  
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  
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  
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  
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  
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  
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  
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 先帝猶薄其罪  
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  
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  
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



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搆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姦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交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麁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寧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昔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相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相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君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鉢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別邪正

蘇

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



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季中外  
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  
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  
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  
器又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  
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  
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  
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  
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相溫之亂諸相親黨布滿中  
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相分泄三州彼此無怨  
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  
安之於相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

政也向使安引相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  
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  
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  
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  
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  
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  
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  
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  
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  
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  
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  
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



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  
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  
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  
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  
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疑無自而生  
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帝愈無患  
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  
共敦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  
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  
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  
世可知也 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  
或革或因其道繁然於是大備 仁宗皇帝以承平日  
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  
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  
目繁費法令益繁 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  
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  
革何以言之 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  
簡要而奉行之際郡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字有  
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  
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  
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  
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



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  
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  
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  
臺省投牒被訴又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  
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  
難小或遲疑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  
者牽制而不斷近者 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  
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  
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  
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  
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  
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  
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

慈特詔近臣通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  
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  
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  
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  
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  
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  
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  
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才

劉

摯

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  
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推義所  
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希故善  
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



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犴獄爲材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溯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之無所在其能

少知治躬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情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不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文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虚心平聽默觀万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及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后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

摯

臣昨日准 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為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切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躰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 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 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屬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 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



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 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 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疑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財議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使少猥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於一屬掾曹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躰而大於此者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鑄刻鄙棄夫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 陛下亦當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軌已者而



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  
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陛下  
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  
革敝而與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  
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  
勸信者今有人焉能無公事以傾軼舊構大獄以遂官  
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  
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  
此增秩王韶是也程防事漳火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  
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  
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  
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  
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

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  
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  
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  
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  
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  
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縉錢以千萬計秦晉人  
之肝腦塗地產軍旅之然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  
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  
不痛心而疾首至知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  
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  
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繁出絡  
錢皆爲人父母愛育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  
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王之術



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  
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  
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  
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為偏辭令  
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躰難使言路欲其憂憚苟容  
而緘默或欲捺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  
辱不懼所以盡事君子之義耳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  
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  
困財力懸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  
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  
願 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  
少回聖慮收遠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 陛下  
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道

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  
扶顛危雖心悟其罪而無所揀正已之進退又媿媿而  
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躰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  
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  
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  
為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  
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  
怒不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  
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  
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婢然如淺文夫以一言一事  
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  
上全國躰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  
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



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勵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生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群賢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所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目漸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廵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廵如周易博士或廵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廵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排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踈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



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宋文鑑卷第五十七

宋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論監司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論新法進流民圖

論李憲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論開樂御宴

上大皇太后書

劉摯

劉摯

劉摯

鄭俠

鄧潤甫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請修勅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躰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



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欲非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爲之禁伏乞 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上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

摯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



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卜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 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賢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翔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與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顧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塵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



衣食之路瑣細毫末无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  
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汙國躰不卹怨讟其出入將  
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无不諧動畫密旨故擅  
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无案籍都城爲之憔悴  
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  
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  
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  
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  
察者所在某布張奔而設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爲有以  
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  
入於狴犴矣有司无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  
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  
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

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始十年皆得  
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  
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  
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  
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  
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官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  
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  
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  
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  
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  
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

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元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



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  
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  
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變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  
之臣輔相 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  
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  
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  
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  
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  
乏諸有司斂倖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  
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  
深知 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  
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之心亦欲其  
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  
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  
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  
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  
所存如彼群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  
只日趨百寶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  
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  
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  
自盡以贊其上 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  
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  
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  
時然耶 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  
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口而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違違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若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存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厭食觀若視

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 千萬重之天闕以告訴子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頌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圻壤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



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為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永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

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持功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大戎侵集天下兵无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苦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无功輕謀幣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以先王為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必襲故迹扭以為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



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陛下其忍襲開元  
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  
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 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  
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  
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  
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  
理道而致 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  
得不為 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 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 陛下為嗣承 祖宗大統則 仁廟  
陛下之皇考 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 陛下所生  
之父於屬為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

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  
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 陛下 仁廟  
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  
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  
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 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  
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无以異於諸父  
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  
已此豈 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  
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  
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 陛下於  
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  
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 陛下  
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僕王與諸父夷筆無



有殊別此 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  
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  
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  
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  
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  
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  
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  
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 陛下之所生  
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  
同而所以不稱父者 陛下以身繼大統 仁廟父也  
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 陛下明知  
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  
下人以邪說惑 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  
取父義則與稱父正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  
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  
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无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  
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  
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  
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无以別於臣列臣  
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  
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  
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  
言也 先朝之封豈 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  
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  
濮國太王如此則夔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  
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  
尊崇之道於 仁皇无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  
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  
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无嫌今親之  
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  
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  
事體如此終難固持 仁宗皇帝在位日乂海寓億兆  
涵被仁恩 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  
心愛戴者以 陛下 仁廟之子也今復間以濮王爲  
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 陛下之孝事  
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  
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訕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

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  
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 陛下仁孝豈忍  
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 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  
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  
仁皇在位濮王居藩 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  
則 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  
致覺際其視 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  
此觀之 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碩 陛下  
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 祖宗濮王之  
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 陛下享福无窮率土之心翕  
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  
茲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 陛下  
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



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无使姦人與議其指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卞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一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招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負上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相之

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緣繆難艱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王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孰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无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躰後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躰之法无復聞焉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躰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一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礼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爲順所以養 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觀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  
輔道人主事有言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  
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无大於此雖曰故事祖  
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  
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  
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  
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  
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无損益之理  
得為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  
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敢臣前日所言夕至  
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常得蒙采用而言之  
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

中降旨罷開樂宴真候因事而用於議為安

上 太皇太后書

程

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  
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  
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  
嗣位 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躋聖意  
搜揚若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  
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  
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  
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  
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  
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  
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



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  
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  
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  
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  
亦无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  
實已萌矣尚慮 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  
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  
就職或狂妄无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  
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  
慮惟欲 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庶社  
固无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  
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礼告君之道  
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 陛下

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  
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  
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  
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  
長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  
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 陛下  
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  
勿拘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  
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  
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  
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敏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  
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  
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備勸  
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  
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  
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  
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 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  
性仁厚必爲有 采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不至爾臣  
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  
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弥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  
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 主上方幼且當如此  
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  
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又自安  
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  
乎稍長私意思一辭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  
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  
爲 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  
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志規戒至曰無若丹朱  
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  
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  
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  
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  
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  
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



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未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常 真廟使蔡伯希侍 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 上左右上

所讀之書亦使讀之卜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頌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勅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乂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



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躰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溽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搢垂簾簾前置御座 太皇太后每遇政事務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於 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遇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閉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始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

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精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入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庸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亦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二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



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宜豈特臣之幸哉如 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 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宋文鑑卷第五十八

宋文鑑卷第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論明堂

論立后上

論聽政

論官官

論農事

范祖禹

范祖禹

范祖禹

范祖禹

范祖禹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 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



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  
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知其勞苦而  
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  
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  
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  
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  
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  
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  
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  
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  
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  
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

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  
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  
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  
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  
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  
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  
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  
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  
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  
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  
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  
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  
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



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 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 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 論明堂

范

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 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閣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一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 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 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禱位方以少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且悉安徐謹嚴無台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 仁宗欽崇裡祀布詔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 英宗 神宗 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 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 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 陛下內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 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



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恭履  
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  
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

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  
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  
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  
參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  
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  
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  
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  
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黃帝正

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  
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  
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  
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  
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  
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妣其禮  
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  
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視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  
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  
妣大禹之後也太妣生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  
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編于天下太妣之德也詩人美  
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



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  
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  
任太妣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  
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  
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  
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  
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  
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  
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  
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  
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  
戒而已恭惟 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

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  
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  
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  
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  
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  
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  
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  
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  
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  
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  
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



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  
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  
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  
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  
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  
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  
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  
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眾官討論講議皆  
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

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苟  
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  
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  
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  
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  
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  
體之禮敬而親之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  
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  
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  
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  
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  
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



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詔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若莫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

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

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揔攬庶政延

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

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

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

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蒼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

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

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

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成王追念其



動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文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 太皇太后 英宗之配 神宗之母 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 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 太皇太后之德也自 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 仁宗慈聖光獻之於 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 太皇太后之於 陛下也元豐之末 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 陛下年始十歲 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

儲位遂定 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 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 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已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 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 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 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 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 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



身當其然而使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 陛下如欲報  
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 祖宗以來  
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 仁宗行之  
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 太皇太后之政事乃  
仁宗之政事也然而 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  
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 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  
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  
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  
不當改先帝之政遂 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  
不可不察也當 陛下嗣位之初 太皇太后同聽政  
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 太皇  
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

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  
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  
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  
同去者也 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  
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  
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 陛下若稍  
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  
之禮小有不至此於 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  
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 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  
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 陛下與 太皇太后用以  
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  
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



能輔佐 陛下與 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  
比之 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  
况 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 陛下若聽小人讒說  
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  
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 陛下雖欲為善以救  
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  
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  
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  
矣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  
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 先帝今  
又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  
恭聞 陛下自 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  
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  
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  
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  
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  
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  
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 陛下深留  
聖思

論官官

范

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  
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云也皆由官官相去  
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  
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  
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



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栢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 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官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 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 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鑒



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  
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  
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  
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  
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  
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  
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  
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  
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塚  
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歛怨此  
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  
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  
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

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  
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  
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  
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  
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  
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  
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  
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  
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  
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  
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  
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  
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



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 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

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 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出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悞外與師旅內與百役 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 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 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 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 陛下之謗比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 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 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 陛下為今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



進苦切之言 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  
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艱實繫朝政污隆人情  
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  
其忠唯 陛下裁察

宋文鑑卷第五十九

宋文鑑卷第六十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請還政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糶出息

請罷三舍法

論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論堂除之弊

燾

燾

宗愈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安世



請戒約傳習異端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朱 光庭

論呂大防乞以早罷

梁 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軀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爲大學士其

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有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旣以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寢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交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踈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





原件短缺



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 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爲其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 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

職臣愚切謂士不知朝廷之治躰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爲偏論臣廼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躰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爲過論 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爲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爲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爲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爲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



擢爲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爲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諒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庸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爲盛此實 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爲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爲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子遺旣無素養之才悉苟合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 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 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計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

切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爲祕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旣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 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爲士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 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共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 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躰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耻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



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爲自此爲始倦倦之意推 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

巖叟

伏以 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爲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數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 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爲不又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 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

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既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切以 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 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

巖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群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



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  
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  
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墮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 叢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  
蠹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  
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史歲累  
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  
官馬使令得營卒郊札露賜資又許有服親入為吏如  
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為恩幸  
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  
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  
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  
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  
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  
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  
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  
優厚將焉用之其為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  
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  
以固權何當以謹嚴紀綱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  
者以為廟堂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必與省中  
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  
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茲  
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  
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 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  
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害不忍焉臣按 祖宗  
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  
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露  
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  
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  
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  
是監司以聚斂為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  
躡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  
已是十分况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  
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為七分別有借貸不幸  
而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

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為  
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  
論其所損則實多乖 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  
施目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  
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  
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  
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 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  
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  
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  
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  
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躰



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肆之餘止以公私試弟高下如昔時自是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手

王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五環者奏當弃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觀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



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惟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功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真品往往咨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叢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卒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



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跡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敷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東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類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

光庭

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傳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弥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駁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患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如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



夫被儒者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吝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敕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 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臣竊以 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皆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 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已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已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斂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爲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宋文鑑卷第六十



宋文鑑卷第六十一  
奏疏

請留安燾

王

覲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

騰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呂

丁騰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

陶

諫立后

鄒

浩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

肇

論批直付有司劄子

曾

肇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稷

論士風

游

酢

論章惇蔡卞

任

伯雨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論國是

陳 璿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璿

請留安燾

王 覲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鎮章傳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鎮傳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鎮傳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鎮傳璪而燾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

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不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躡大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鎮傳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 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鎮傳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 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 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湏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鎮璪姦邪累蒙 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鎮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之所不容 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躰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燾



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爲便而必少肯爲 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 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騭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巧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駟贖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耻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 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傳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騭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巨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愆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今 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



切憂之伏願 陛下特降 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  
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 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  
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  
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  
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聞學薄  
於操行久任言青珠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  
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  
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  
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  
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  
舊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

爲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  
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  
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矣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  
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  
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  
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  
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  
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  
與資士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  
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尔昔彭越以大惡夷三  
族詔捕收視者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怒而  
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  
之罪雖繫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



諸生之設齋致莫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僚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耻厚風信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乎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

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熟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



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 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 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葬立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聞 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 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 先帝之意然 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

今 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 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 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 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 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身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



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  
宗廟杜糶以來陰淫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  
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  
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  
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  
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  
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爲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  
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  
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  
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  
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  
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爲其難而以萬世公議

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  
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  
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  
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  
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  
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百司庶府必  
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  
言令色便辭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  
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  
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



之專應對則左右獲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

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特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日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鄒浩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取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視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



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切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勅令相參審度可不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八主之務

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摺

臣伏惟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天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



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以蠱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

酢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眾矣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廉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議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 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

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 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 哲宗以不利之實激 哲宗使怒惑 哲宗使疑誘毀 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 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 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



事數千人乞斬<sup>傳</sup>下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sup>傳</sup>下謀之  
<sup>傳</sup>行之蔡<sup>傳</sup>之惡有過章<sup>傳</sup>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  
詳具大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 哲宗皇帝始納元  
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  
連上章論列 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  
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  
聖初蔡<sup>傳</sup>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  
廢爲庶人一自紹聖已來羸逐臣僚應 哲宗皇帝批  
出行遣者並是蔡<sup>傳</sup>詎圖先於 哲宗前密啓進入劄  
子 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  
三年宮中厭勝事作 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sup>傳</sup>欲召  
禮官法官共議蔡<sup>傳</sup>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  
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sup>傳</sup>

建議 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寮章  
疏乃蔡<sup>傳</sup>建議<sup>傳</sup>與蹇序辰自編排<sup>傳</sup>不曾與及<sup>傳</sup>具  
姓名乞行遣<sup>傳</sup>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sup>傳</sup>即首  
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 哲宗愈怒遂  
編管浩<sup>傳</sup>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 哲宗不從  
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sup>傳</sup>死黨首建看詳理  
訴之議安<sup>傳</sup>助之章<sup>傳</sup>遲疑未許<sup>傳</sup>即以相公二心之  
言迫之以此<sup>傳</sup>即日差官置<sup>傳</sup>凡此皆蔡<sup>傳</sup>謀之章<sup>傳</sup>  
行之也按<sup>傳</sup>陰狡險賊亞機滔天<sup>傳</sup>雖凶恨每爲制伏執  
政七年門生故吏編滿天下今雖薄責如<sup>傳</sup>在朝人人  
喘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  
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  
蔡<sup>傳</sup>之惡過於章<sup>傳</sup>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



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傳卞至今未  
已故寧負 陛下不負傳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  
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  
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  
今傳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 陛下早賜  
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傳卞與刑之  
日乞 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  
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確

臣切覩 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夫  
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  
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耆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  
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  
弼之體矣黃耆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  
示敬則黃耆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耆  
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  
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  
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 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  
之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 確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  
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  
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所  
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  
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  
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



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非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瓘

臣二十二日奏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

兩宮外咨宰輔之意人所共喻 兩宮之訓外人不知

但聞祕獄初興推鞠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為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矜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况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

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况當時推劾事由郝隋案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 兩宮則 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於秦陵則 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 兩宮無堅確之命 先帝有常悔之心大正踈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 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述 神考為說以讎毀 宣仁為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 宣仁之所厚



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眾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威漸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眾如此則事跡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之六十一

宋文鑑卷第六十二

奏疏

論蔡京

陳 瓘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

龔 夬

論蔡王府獄

江 公望

論羅察

江 公望

論馮漸

崔 鷗

再論馮漸

崔 鷗

論蔡京

陳 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傳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傳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 哲宗篤於繼迷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



傳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傳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蕤宣仁以合章傳傳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傳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緘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旣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填箠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

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旣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旣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傳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携劔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傳之貶珪爲非也在傳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傳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傳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



於是京有缺望而與<sup>傳</sup>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然而與<sup>傳</sup>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sup>傳</sup>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已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sup>傳</sup>而<sup>傳</sup>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sup>下</sup>而<sup>下</sup>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sup>弟</sup><sup>下</sup>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况於<sup>傳</sup>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sup>陛下</sup>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sup>下</sup>之赴江寧也京往錢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sup>弟</sup><sup>下</sup>爲言雖在朝假而日<sup>至</sup>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sup>陛下</sup>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sup>陛下</sup>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

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sup>陛下</sup>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sup>陛下</sup>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sup>下</sup>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sup>陛下</sup>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



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踈終見黜罷今忠彥  
及希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酸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  
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 陛下進賢退邪法則  
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 陛下  
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  
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  
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  
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  
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 陛下曲為自  
安之計而 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  
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願

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  
有意外不虞之變 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  
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  
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際所以言者為國  
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  
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逆遭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  
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 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  
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  
默憂非一日也 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  
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  
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  
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  
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



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廼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 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卜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卜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 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 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 神考患之於是自安

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正黨呂黨而明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 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 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 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





原件短缺



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暉猶恐氣衰  
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  
望 陛下慎保 祖宗之業獨特威福之柄斷自宸衷  
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  
善人脩身無大過矣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  
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故  
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  
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 聖朝使愚臣痛心疾  
首感憤流涕臣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擁佑 先帝植  
樞累朝重望之臣實之左右輔道德彌論朝政九年之  
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

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兼前持異議已有  
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明故恬  
不以爲恤 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  
迹復泯矣恩意渥綽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  
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 陛下勿  
以靄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 陛下有  
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  
事也伏望 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按牘筆  
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 陛  
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  
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  
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



為間言莫之離也。黨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曾次終身，  
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迹不可泯，隙  
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  
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  
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  
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羅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纒，  
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  
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  
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

明而遠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隱，鈎  
致盜詐，出於不備。摘發如神，此一酷涼兆之俗才。尔使  
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  
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  
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許不長，風信向厚。  
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  
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求巷不啻  
數十百人矣。夫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節狀，  
摘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  
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  
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  
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  
壹，覺悟尚早。盖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



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廢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漸

崔

鷗

伏觀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漸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尔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焚



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師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發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亦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大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解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

再論馮澥

崔鷗

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以不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臣鷗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於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



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  
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 仁宗 英宗  
時人材用之故 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  
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  
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  
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  
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  
以美官餽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  
詞迭相唱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  
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  
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  
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  
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不

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  
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  
京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  
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  
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  
凡數千人近者 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  
於權臣反歸各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  
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 陛下嗣服之初天下  
觀 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  
人非 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